

从《人间世》看庄子的处世哲学

芦莎莎, 魏建丽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庄子作为战国时代伟大的哲学家, 面对险恶的社会现实为疾苦的百姓提供了明哲保身的救世之道——庄子的处世哲学。《人间世》就是集中探讨人如何在社会中相处和生活的哲学论文。本文通过解读《人间世》来分析和探究庄子“心斋”、“顺物无己”和“无用之大用”的处世之道。庄子的处世之道, 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汲取。

[关键词] 心斋; 顺物无己; 无用之大用

doi: 10. 3969/j. issn. 1673-9477. 2020. 04. 015

[中图分类号] B223.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0)04-077-04

庄子是战国时期最富有浪漫情怀、生命体验和批判头脑的诗人哲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一生贫寒, 无欲无求, 更具有视千金如粪土、弃相位若弊履的傲骨, 宁愿做在污水中快乐游玩的泥鳅也“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洒脱, 更有亲人离去临尸而歌、妙解生死、漫画人生的旷达与幽默。在政治黑暗、诸侯纷争的战国中期, 他对于昏君乱象以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 而对于苦难中的平民百姓寄予了无限的同情。所以作为一位哲学家, 他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

《庄子》一书共三十三篇, 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 内篇中的《人间世》最集中表现庄子的处世之道。庄子的作品想象奇特, 语言瑰丽, 文章汪洋恣肆, 思想渊博深厚, 有如山水画, 飘逸洒脱, 更如香醇的淡茶, 值得细细品味和解读。纵观庄子哲学思想, 里面充满了畅快淋漓的批判, 潇洒达观的处世之方, 顺其自然的和谐之道, 使人赞叹和向往。本文通过解读内篇《人间世》, 来体味庄子处世哲学中“心斋”的玄妙, “顺物无己”的巧妙, “无用之大用”的奥妙, 以及“一生死”的奇妙。

—

诠释庄子的处世哲学, 必须先了解庄子其人与庄子所处之世。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 “庄子者, 蒙人也, 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 与

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数万言, 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大意是说庄子是蒙人, 据考证此地处于宋国国都商丘附近, 因此庄子是宋国人。庄子名周, 庄子在《知北游》中道: “周、遍、咸, 三者异名同实, 其指一也。”也许是其对于自己名字的特地解释。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的学说, 是道家的代表人物, 庄子所著《庄子》一书三十三篇, 六万五千多字, 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部分。庄子的写作风格洋洋洒洒, 不拘一格, 但是其思想统一, 以寓言为主, 可能是为了规避当时君主政权的打压限制, 所以引用言辞晦涩的寓言来表达其思想。庄子一生除了做过漆园吏之外, 没有做过别的官。

庄子所处的时代是前369年——前286年, 其间正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宋康王在位之时, 《吕氏春秋·淫辞》记载: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 ‘寡人所杀戮者众矣, 而群臣愈不畏, 其故何也?’ 唐鞅对曰: ‘王之所罪, 尽不善者也; 罪不善, 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 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 若此则群臣畏矣。’ 居无何, 宋君杀唐鞅。”暴君当道, 民不聊生, 对此庄子只能说“当今之世, 免于刑焉”。春秋时代, 社会动荡, 战争频繁, 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 而统治者却荒淫无道, 残酷压榨百姓, 阶级对立异常严重。战争使得奴隶大量逃亡, 奴隶制度瓦解, 封建制度正在形成, 庄周就生活在封建社会初步形成时期。

[投稿日期] 2020-10-18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 SQ191176);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HB19ZX009)

[作者简介] 芦莎莎(1988-), 女, 河北任丘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哲学。

与此同时,社会的变动带来了人们思想的变动和活跃,各种思想派别应运而生,形成了学术史上诸子百家的繁盛时代。面对政治黑暗、诸侯纷争的人间世,庄子对于昏君乱象以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的憎恶,对于苦难中的平民百姓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和同情。因此,作为一位哲学家,庄子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为生活在夹缝中的世人提供了一种安身立命的处世之道。

二

庄子处世哲学的核心是“心斋”,这一方法是通过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表达出来的,《人间世》开篇先讲述了颜回适卫的故事。颜回听说卫国君主无道,秉着“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的救世思想去匡扶卫国、治乱救民。庄子借孔子之口否定了颜回,陈述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统治者相处的艰难。他认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道德的丧失是由于好名,智慧的外漏是由于好争,这种汲汲进世的作为必定是争名夺利的行为,即使自己不与他人争夺,但未必会被人理解,必定会招来祸患。而且勉强以自己的仁义规范来规劝暴君,属于“以人恶有其美”,用暴君的缺点来凸显自己的美德,这不就是在害人吗,害人者必反而害之。况且卫国君主必定会钻空子施展他的巧辩,那样面对君主的权威,你就会卑恭屈从于暴君,就等于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了。颜回说他将内心诚直,做到“与天为徒”“与人为徒”“与古为徒”。也就是说“与天为徒”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这样世人会称我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孩子,也就是与自然同类;“与人为徒”,外表恭顺,秉承做人臣的礼节,这样别人也不会指责我;“与古为徒”,用古人的教训来规劝君主的过失,这样语言直率些也不会招来祸患。孔子认为这样做还是不足以感化卫君,达到济世的效果,于是提出了与暴君相处的处世哲学——“心斋”。

首先,“心斋”就是心灵所做的斋戒,斋戒掉所有的东西,使心灵呈现虚静空灵的状态,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在人间世中我们最难斋戒掉的就是对于功名的欲望,特别是儒家告诫我们要舍身求义,功名是我们体现人生价值最首要的选择,所以我们很难摆脱那些外在功名的诱惑。但是这些功名利禄等身外之物,堆积成了厚厚的隔膜遮蔽住了我们本来纯真虚静的心灵,使它被沉重的形体所拖累,而无法逍遥自在地追求本真的自我。庄子在《逍遥游》中就已经告诫我们“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个肩上一扛着自己的肩吾,由于放不下自己,放不下是非、功名等成见,总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事物当然不会理解悠然自得的神人之境。如果我

们放下那些是是非非、功名成就,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就会活的坦坦荡荡逍遥自在,同庄子笔下的至人、神人、圣人一同凌虚蹈空,放浪形骸遨游于“无何有之乡”。

其次,“心斋”要有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当我们放下了对功名的执着,放下了是是非非的欲望,真正地使心灵虚静空明了,我们也就不会再与他人攀比、争夺。《庄子》外篇中有一则“纪渚子为王养斗鸡”的寓言,纪渚子给周宣王养斗鸡,十日后问鸡可以斗吗?纪渚子回答说不可以,正虚浮骄矜,自恃意气呢;又过十天,纪渚子认为鸡还是不能斗,因为它听到鸡的声音,看到鸡的影子还是有反应;再过十日还是不能斗,目光还是锐利,心气还是旺盛;又过了十日,鸡已经呆若木鸡,别的鸡看见它转身就走,再也没有能够与它争斗的鸡了。也就是做到了老子所说的“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可见纪渚子养斗鸡的方法就是让鸡的心气和斗志不断地虚化,使它的内心凝定无争,也就达到了“心斋”的入道境界,当它与世无争,别的鸡也就不敢与它争斗。这种虚化对于我们人来说,就是要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外在功力价值以及个人的情感意志不断地剔除和超越,拥有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保持内心的虚静、纯洁、恬淡和自然。当我们都拥有了这样的心境,在现实生活中不争、不斗,世界也就拥有了和平。

最后,“心斋”是一种空明的入道境界,把它运用到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是庄子理想化、极致化的说法。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人世间中,我们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再去试图影响熏陶别人的心境。当我们的内心虚静恬淡了,谨记自己最初的本心,在与人交往时才不会丧失自己的原则,在压抑的社会现实中保持自己内心的那一份天真。

三

顺物无己是庄子处世之道的又一方面。首先,应该先理解顺物无己中“无己”的含义。这个“无己”也就是在对待万事万物的时候不要掺杂自己的是非成见,不要将自以为是的知识、看法强加到其他的事物上,因顺其自然,让万事万物呈现他的本来面貌。庄子教我们要“听之以气”而不能“听之以耳”和“听之以心”。因为“气”是虚的,流通的,“听之以气”我们就可以不掺杂欲望、偏见和坚持,可以不和他物发生冲突“虚而待物”,和天地万物通为一体。而“听之以耳”和“听之以心”都会掺杂个人的偏见、知识和坚持,对于人来说,只有某些声音和事物是入

耳和顺心的,有一些则是不入耳、不顺心的,这样就会产生分别、有了冲突和隔膜。青原惟信禅师的参禅语道:“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几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息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1]这一点南禅宗的思想精髓与庄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第一境中,我是“听之以耳”,物我是分离的,我站在世界的对面看世界;第二境中,我是“听之以心”,物是在我眼中的,看物就掺杂了我的知识和成见,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第三境中,我是“听之以气”,做到了“无己”的观物,山水不是知识性的存在,而是纯然自在的存在,就是山水本身。真正的做到“无己”就是放下我们的成见,不要用自己的有色眼光看待事物,要看到纯然自在存在着的事物本身,剔除了我们强加到其他事物上的看法,还原事物的本来状态,真正地理解事物的所思所想,因顺自然,因地制宜的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事物本身,更好地与之和谐相处。不管是物是人,我们与之相处,关键要放下成见,坦诚相见。

庄子告诫我们在与人相处时,因顺自然,多考虑些别人的需求,顺应对方的本性,不要师心自用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最后使结果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不如顺其自然,静观水流花落,春去春来,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世事沧桑,既不强人所难,也不颠倒是非,这样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归入永恒的境地。但是,“顺物无己”并非是一种退让或者妥协,它只是要求我们在为人处世时能够尊重万事万物,任凭花落花开、潮涨潮落,万事万物能够在自己本真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一切都“安之若命”。在庄子看来,“命运”是人生中的一大“戒律”,我们很难和命运抗争,但它也是天成的规律;从来没有不会终止的喜剧,也从来没有不会扭转的悲剧;松开手,反倒会拥有一整片天空。温柔和顺的对待命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管是艰难险阻还是皆大欢喜,一切都会过去的,只要你内心宽容平和,再顽劣的命运也会屈服。但是要以一己之意强加于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即使是出于善意,也可能事与愿违,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

四

庄子还多次用树来形象的表达自己“无用之用”的处世之道,在《人间世》中有一棵商之丘的大树,它的树枝弯弯曲曲的不能做栋梁,枝干的木纹旋散不能做棺材,它的枝叶舔一下就烂嘴巴,闻一下就会狂醉三天不醒,子綦评论说:“此果不才之木也,以至于

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还有一棵砾社树,它的木质无用,做成船会沉,做成棺材会腐烂,做成器具会折毁,做成门窗会流污浆,做成房屋的柱子会被虫子咬噬,所以逃过了被砍伐的命运,得以保存下来长得特别高大粗壮,成为了人们祭祀社神、观赏的社树。这些树都是因为自己本身的“无用”而得以终年,所以不要小看“无用”,更不要因为“无用”而自责痛苦或者抱怨气馁,“无用”必然有它的大用。上天一定是公平的,他没有赐予你能巧的双手,华丽的外表,但他却给与了你安逸的人生。

当我们得志的时候,以儒家的信念汲汲进取;但当怀才不遇时,庄子哲学就成了我们自我理解的精神依托。庄子“无用之大用”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甚至拯救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柳宗元在受到贬谪的时候,不仅没有想到死,还苦中作乐,写出《天对》来解答屈原的疑问,怀才不遇的贾谊,苦闷至极时也曾想到死,但是想到庄子的思想,反而不理解屈原式的自杀了。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写道:“道家信念的确立为中国文人自我解脱提供了依据,它冲淡了中国士人对儒家信念的责任感,使他们再不会因思无所依而自杀。”^[2]

其实,“无用之大用”的处世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平庸无能,一无是处,而是处于“有用”与“无用”之间,也就是庄子所说的“缘督以为经”。庄子在《山木》篇中讲了山木与家雁的寓言。庄子与弟子看到一棵枝繁叶茂,硕大无比的山木说:“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然后来到故人家,故人要杀家雁来款待庄子,竖子问家雁一只只能鸣叫,一只不能鸣叫,要杀哪一只,故人说杀不能鸣叫的那只。所以在复杂多变的人世间中,我们要明哲保身时,可以像山木一样“不材”得以终年,但是这种一味的逃避,也不是长久之计,没有一技之长也会像不会鸣叫的家雁一样被杀掉。所以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要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在“材”与“不材”之间转换变通,最终打通“有无之间”的界限,让心灵消融在万物之中,从心灵深处打破各种界限和分别,让思想不受限制,自由翱翔。

五

庄子处世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淡定从容地面对纷纷扰扰的人间世,尤其是他“一生死”妙解人生的豁达情怀。庄子对于生死是这样认为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意思是,死生就像日夜交替一样都是自然规律,是我们不能过分强求的事情。如果一味地留恋生命而畏惧死亡,必然会带来精神痛苦,遭受“遁天之刑”。我们应该看

破生死,顺应自然,从人生的困束中解脱出来。就像庄子在面对亲人的离去时,不是痛苦悲伤不能自拔,他选择了临时而歌坦然的面对生死。对于生死庄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庄子眼中死亡并不是一件坏事,他抚慰了我们对待死亡的恐惧。在《大宗师》中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者也。”必须明确在庄子思想中,不会悦生恶死,但他也绝不会轻生。“父母于子,东西南北,惟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大宗师》)我们淡定坦然地接受死亡就像是儿女对父母惟命是从一样听从大地母亲的安排,在大地母亲没有安排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决不能自寻短见。庄子在评价老聃这一生时,“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就是这样的一生,正当该他来时,老聃应运而生;正当该他去时,老聃顺势而死。因此,在“大载”没有“息我以死”之前,说明我们还有生的意义,还有未完成的人生价值,就绝对不能够轻生,况且轻生是没有听从大地母亲的安排,这样是不可取的。庄子能够如此淡定从容地面对生死,真的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慰藉了我们受伤的心灵,抚慰了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庄子用其视死如归的心态拥有了笑对生死的情怀,人生如梦的心境让他拥有了洞察生死的感悟。面对生死尚且能够如此淡定从容,在面对纷纷扰扰的人间世时更应该做到淡定从容。如果连死亡都不怕了,那么人世间的烦恼、忧愁和艰难困苦还算什么,一切都能够淡定从容地面对,顺应自然地发展,一切都不必强求,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不属于我们的我们决不强求,

坦然淡定地面对一切艰难困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竭尽全力解决困难,什么都不是问题。

六

时过境迁,庄子的时代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庄子与众不同的哲学思想一直流传至今,可谓影响深远。在当今社会,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巨大的生活压力,我们的精神家园不知道如何安放。庄子哲学注重精神修养,对于我们丰富精神,解放心灵具有重要的意义。透过庄子的处世哲学,仍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吸收的精髓。当然,我们不能忽视庄子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因为,当今社会,不允许我们做自由意志和解放心灵的精神贵族,还是应该要做敢作敢为、自强不息的时代英雄。但庄子哲学是我们疲惫困顿时的精神凉茶,有庄子一样的逍遥心态、顺应自然、善待自己、宽待他人的处世哲学,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下我们才能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 [1] 普济. 五灯会元[M]. 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十七.
- [2] 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86.
- [3] 陈鼓应. 庄子今译今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1,8.
- [4] 南怀瑾. 南怀瑾讲述庄子中的智慧[M]. 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5,12.
- [5] 东方桥. 庄子现代读[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4.
- [6] 李振纲. 大生命视域下的庄子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

[责任编辑 王云江]

On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Life in the World of Men

LU Sha-sha, WEI Jian-li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As a great philosopher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Zhuangzi, facing the cruel social reality, offered the people in distress a way of saving themselves philosophically. The world of men is a philosophical treatise focusing on how people live and get along in socie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explore Zhuangzi's ways of dealing with the world through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ld of men. Zhuangzi's way of dealing with the world, in ou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ill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so we need to seriously consider and learn from it.

Key Words: Xinzhai; Shun wuwu ji, useless' big use